

同安縣志卷之二十八

疏

考課縣令疏

蘇頌

臣竊以國家恃以治者民也使民敦本而務善者縣令也是以前世論政者莫不以此爲首務鄉者仁宗皇帝深知其故始詔保任縣令歲復增考課之法其所以責任求治之意至矣然而縣邑之間卓然以治理之效聞者猶寡臣竊思之蓋以殿最之格不過校簿書案文法而已效簿書益密而編戶益擾文法彌

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中

一

具而治效張遠是豈朝廷任官責效之本意耶且古之治民勸導教率無所不至故孝悌力田有優異之科三老廉吏有表率之義由是農民衆而田土闢風俗厚而獄訟稀今則不然民勤於力苟致贍足則懼升遷等第遂有因循不耕之患是力田者有累而惰游者無罰也父兄聚居丁產稍多則懼差徭配率遂有離析異居之弊是孝悌無所勸而姦惡未得止也鄉村但有耆壯巡察吏卒追捕不聞以善道諭之者是教化無由至而訟獄不得息也然則欲變其俗使

稍敦本者亦在朝廷勸勉之而已臣欲望明詔戒勅自今考課以令長能用善道諭民拋末游而歸本業致獄訟稀簡而盜賊衰息者爲優等其能勾校簿書均稽稅賦發姦捕盜興利除害者爲次等二者咸無爲下等優等望賜超擢次等再加激勵末等自當降黜其田里之民亦許令長舉察州郡案覆立爲科條有能盡力田畝開墾陂澤久遠爲利於衆者或羣居孝友宗族敦睦爲鄉黨所推者如此之類特與蠲除戶下差役其復有明於義理年高行著者卽少加旌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中

二

異或立鄉官之號以賜之使人諭教化於下相率而歸於善道如此則廉平之吏思盡所長禮義之風庶幾可致矣

新政八要疏

林希元

臣聞冬寒之極必有陽春大亂之後必有大治天下事壞於權奸之手至正德十五年極矣陛下以親藩入繼大統一舉而更之使十七年天翻地覆之世道一旦轉而爲乾清坤寧之治此湯武以後所未見而年方出幼德已夙成則湯武之所未有也卽位以來

日新厥德弛張舉錯動合輿情商尊禮大臣從諫弗
咈又古帝王之盛節至於退處深宮終日靜坐觀覽
章奏之外卽看書史聲色漫游無所耽嗜侍御僕從
之人無敢褻狎天語渙發左右承聽以爲雷電臣又
知陛下端莊靜一於人所不見之地非但恭已以正
南面而已也今中外臣民萬口一詞謂陛下天生聖
人此非面諛又謂陛下血氣方升形神未固不宜過
勞恐有所損又謂聖躬宜加慎重飲食起居皆不可
苟恐姦人有所不利蓋其愛之也深故其慮之也至

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中

三

爾臣甫登仕路幸際明時愛君徒有心致君愧無術
茲因進香來京覩清光讀明詔不容自默然陛下以
言責諸人固將取其有益身心天下也臣有所見而
不言或言有所畏避而不敢盡非臣所以忠於陛下
也臣之言類多觸犯忌諱然臣但知忠於陛下得與
失非所計也陛下亮臣之心而稍加採擇臣雖退處
衡茅亦無所恨臣觀自古人君莫不下詔以求言人
臣亦莫不進言以忠君然求言者每不能用進言者
多不見善良由君以求諫爲美名而不務其實臣多

過深以求君而不量其勢如漢文帝天資近道至於體樂則謙讓未遑漢武帝嘉唐虞樂商周不免多欲之累皆好名無實者賈誼董仲舒不量其勢而深求之其不售也固宜臣之才不及賈董陛下之聖遠過二帝臣所以敢越分而深求者誠量陛下務實而非好名必能用臣之言不若漢二帝之於賈董二生也陛下誠用臣之言則二帝可三三王可四不用臣言則帝王之治終不可得臣恐後之悲今猶今之悲昔也所有敷陳爲君道急務者六曰務正學以隆治道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中

四

曰親正人以資輔導曰用舊臣以輔新政曰清言路以定國是曰急交修以圖實效曰持久大以終盛美爲朝廷大政者二曰息內臣機務以拔禍根曰罷內臣鎮守以厚邦本條列於左總名新政八要謹具奏聞

八要條列甚長茲不具載見次崖文集

議大禮疏

劉存德

臣聞禮莫大於祀事祀必先於廟建方今祖宗積德踰再百年陛下仁孝光於遠古際禮樂必與之會適宗廟更創之期既考制於盛代復集議於羣臣雖酌

今準古未有定規而援禮據經終歸曲當上比隆於成周下曠觀於昭代臣等何幸而逢其盛哉近見左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郭希顏乃敢肆爲異論上瀆天聽竊近代四親之制壞隆古七廟之規豈惟因陋就簡不足臻美於一時而其叛經背禮亦無足法於後世臣等請待備采七廟之隆四親之謬與郭希顏所以立言之意披瀝爲陛下陳之夫自天子達於庶人愛親之心均爲無已而禮數則有限故天子之廟及於七世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隨分致隆不

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中

五

容損益虞夏及周制作大備故祭法曰王立七廟荀卿穀梁皆曰有天下者事七廟則春秋戰國之時其說尚存漢魏以來創業之君多由特起其上世旣微又無功德以備祖宗故原廟郡國廟四親廟因時迭制追崇不遠其陋爲甚且使天子諸侯皆同四親則天子之禮下屈於人臣豈所謂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耶且以郭希顏所議之禮言之睿考以憲宗爲父以陛下爲子今日正名皇考於禮爲當第孝宗繼列聖以有天下深仁厚澤灌注人心近在一世而立廟

於四親之外迹近於祧其於陛下達孝之思睿考友敬之意臣等竊以爲未協也至於祧廟之設不顯然以處孝宗之意爲言是郭希顏明知其尙在七世之列於情於義大有所未安也所以敢於爲此者蓋其素行僉壬覬希寵幸敢於犯名教之防以謀身家之利奔競阿邑已非一日近爲御史包孝所論吏部覆奏備畱考察郭希顏亦自度其不爲清議所容患失喪心遂至於此殊不知其幽負祖宗在天之靈明負陛下格天之孝恣肆欺罔窺伺捷徑所幸聖明洞燭

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中

六

下禮官者議郭希顏欺佞遂無所施道路傳聞莫不喜躍以爲陛下有周武之達孝有虞舜之大智不可以常情窺測也伏乞斷自乾剛罪竄希顏以上謝列聖下慰臣民然後曲加斟酌定爲典禮倘過聽及於芻蕘臣等敢妄一得爲陛下獻焉方今肇建九廟會逢八世則太祖之廟不遷之主也成祖爲二世之君宜居昭之一廟以其親盡而當祧有功而當祀故爲世室以居之宣宗爲四世憲宗爲六世武宗爲八世則皆昭之列也仁宗爲三世之君宜居穆之一廟英

宗爲五世孝宗爲七世則皆穆之列也今以睿考誕育聖躬中興鴻業廟祀崇報實天理人情所安但欲名正言順倫序不乖則未有如特廟之爲當者也在陛下今日以親親之情特廟而享獨懋孝思將來聖子神孫以尊尊之誼萬世不遷追崇肇基之跡則睿祖之功德且與本祖太宗比隆又何必顯躋於昭穆附會以四親然後足以昭報本哉郭希顏不以當今制作媲美隆古乃求三代以下之謬論以濟姦私此臣等之所大惑也惟陛下原諸達孝之情務使愛曲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中

七

盡而不遺觀諸典禮之會務使倫咸正而無缺則先帝之心安於在天而陛下之孝光於萬世仍正詭辭亂禮者之罪則宗社幸甚臣等幸甚

嚴考察疏

劉存德

臣等照嘉靖二十四年例該京官考察權衡藻鑑持於部院綜覈品則酌於成規賴聖明在上睿思獨斷大小臣工罔不祇承以圖補報固不特迂愚之論以裨公之理獨念文明成化已非一日顧士多負俗鮮見真材者甄別之或爽其實雖有黜陟而不足以

勸也夫中人爲善獎之則進挫之則沮不見名不勸
不見恥不勵今使爲舜之徒與蹠同議怙終之惡與
過同恕欲人知善之當勉知不善之必不可爲也蓋
亦難矣臣等近查嘉靖十八年至十二年考察事例
除年老有疾罷軟等科昭著耳目少有遺失其閒以
貪而去者僅十二年有兵馬大使等官至司務而止
耳夫廣受賄賂尅斂羨餘倚公營私因權獵利此貪
之大者也而豈兵馬等官所有事哉舍此不問而察
察於其細是言貪之失實也又有以才力不及而調

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中

八

者蓋以其遲鈍近質周章寡籌所短者謀斷而實無
卑污之行故調爲州縣府佐使親民事則雖不能大
有所建立而和平之惠於民亦有利焉近或罪惡顯
著託遷謫以逃公論或仇隙交構摘小過以濟私排
同爲不及之流實有涇渭之別見排者沮於善而獲
逃者肆其奸矣又有以浮躁淺露而調者蓋以其材
華淺薄矜肆未忘所少者涵養而實有化裁之資故
一槩調外使居下僚正欲其深自檢省而懲創之餘
尚能得其材而用之耳近或少年浮靡雖貪暴而並

在寬宥銳志激揚雖豪邁而務加摧折同置浮躁之科實有薰蕕之異見摧者喪其志而獲宥者滋其惡矣又有以素行不謹而去者實非聖朝得已之法蓋因其人之可絕而絕之耳近或搜剔曖昧撫拾流謗以害孤介無助之人又有納交貴勢結歡親識以成根據難動之惡是非倒置莫此爲甚夫公論之在人

心未嘗一日不明由是數者豈秉鈞諸臣有所不辨蓋輕於視天下之材緩於謀國家之事則於賢不肖之夫就如秦越肥瘠無與於我兼之明昵之俗成於

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中

九

下而怨德之念橫於中則於賢不肖之用舍如飢渴飲食取適於懷大公之法廢而行私之計得矣臣等猥小待罪言職切見方今水旱四方迭奏所急者莫甚於財用若使貪墨之徒復得容身於外則財必傷而民必困我皇上勤民日以視國如家之臣爲念使當事任怨介直招尤者復不得盡節於內則有志之士孰不解體此臣等所以目擊心摧而不能自己也伏望皇上垂察愚衷亟除往弊勅下吏部都察院遵照考察舊規從實舉行特嚴贓吏之黜勿使遺於權

奸詳慎不謹之科無濫加於疎遠斷自才能不足以
集事者爲不及氣質不可以近人者爲浮躁過惡有
指者爲不謹以次調黜閒有行已偶失而蹤跡未明
理法稍乖而原情可恕歷履未練而進修有待處事
多過而志節足稱者乞特加策勵並從舊用勿以混
於不及諸列以廣作養以明德意使他日得一人而
用之皆今日一勸之力也且天地之生材甚難國家
之養材甚費自賓興之日至於筮仕數更賢明尺度
重典登庸一有所短遂爲媒孽挫抑終身少得振拔
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中 十
以効力於明時深可惜也設有不顧公論不辨名實
與一切徇情縱容曲爲擁護任意猜忌巧肆擠排者
聽兩京科道等官從公舉劾臣等決不敢阿附畏避
以上負君父下負職任則庶乎黜陟之典以正而善
惡有所勸懲矣

乞賑貸疏

劉存德

臣於嘉靖二十五年正月二十四等日據兩淮都轉
運鹽使司運使高鸞直隸淮安等府知府姚虞等各
呈議爲重罹災傷乞欲比例題請發賑等因到臣隨

查得嘉靖二年十八二十等年淮揚等府災傷聞見
百姓阻飢皇上特爲軫念將餘鹽銀兩或自太倉給
發或自運司畱賑彼時民竈倚生至今傳頌近嘉靖
二十四年災傷該鹽御史齊宗道比照嘉靖十八二
十等年事例題請普賑承蒙天恩准將餘鹽銀伍萬
兩存分給外江北軍民竈戶藉此延生冀秋有獲奈
復積月不雨歷冬無雪及春發生麥苗絕望去歲鬻
子易食棄家謀口者卽今二十五年不能自有其身
矣臣自奉命以來週行各府連地旱傷鳳陽兼有河

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中

十一

決爲災而泗壽二州臨淮五河懷遠碭山等縣爲甚
淮陽兼有蝗螟爲災而海泰二州鹽城桃源興化泰
興等縣爲甚又歷淮南以北三十鹽場日擊貧竈困
居窮海忍餓燒煎人色已無勤動卒歲真有欲委命
草萊以圖一日之安而不可得者夫孰非皇上之赤
子哉其飢與軍民則一而其業爲勞苦其係於邊計
爲重大其被災非止近歲蓋自嘉靖十八年海潮滄
沒以來亡散之衆至今未復追呼之吏視昔倍急又
不容其流移餬口於四方真所謂羈置窮廬坐而待

斃者也如此之流習見豐歉皆不復以秋成爲望惟
計皇上聖慈必有恩賑自天而下則其更生之日也
臣等待罪鹽法如躬疾疚無力拯援獨仰體皇上好
生大德俯察黎民待哺至情冒昧宜達實臣微忱伏
乞勅下戶部照例議處從寬給發除嘉靖二十四年
九月至二十五年二月徵過餘鹽銀兩依期解部不
敢輕移外自三月以後掣積銀兩乞容存留十萬一
半解送巡撫衙門賑濟軍民一半收放運司賑濟竈
戶從此億萬餘生成歸一人再造誠大惠也至於分

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中

十一

賑之策自古所難計今可以任事之臣求之府州縣
不過數人而已皇上之施恩如此其廣斯民之待生
如此其急若拘常委任各專界域不免有勉強終事
之徒調度失策不惟滋奸靡費有孤聖恩甚至聚飢
餓之民而轉之溝壑其害又有甚於不賑者臣旣願
爲皇上宣昭德意動費十萬豈敢有欺隱合無於准
賑之日戶部仍咨都察院備行撫按衙門通將府州
縣正佐官員各參訪歸一方行會委先盡本管地方
以次度地分行責其一意幹辦隨宜設策務於時艱

有濟實惠徧及以副我皇上宵旰憂民至意運司官
係臣專屬倘有委用失當賑卹無方則臣之罪也事
完之日通將委用過官員賑過飢口造冊奏繳則庶
乎億萬軍民竈戶之家無有不獲而臣之干冒請賑
亦可免於罪戾矣

糾劉應賓疏

郭貞一

臣嘗讀詩至大風有隧貪人敗類之章未嘗不掩卷
三歎以爲世溷濁而不清吏卑污而不古者職此之
繇也夫治水者不治之於其源則末流益湮今以天

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中

三

下人材之藪盡歸銓選之門而寵賂日章廉隅潰決
尤而效之亂是用長矣臣所見聞最確無如原任文
選司郎中劉應賓大可畏焉夫應賓在文選郎少常
自爲甫入少常卽正卿自爲而未也一月之間歷轉
清要數日之內遽推納言今且大銀臺自爲矣意亦
海內別無賢者否則朝廷銓序之權惟在應賓手耳
非然何官之驟耶使應賓品足以表俗才足以救時
則古亦有一歲九遷者而應賓又非其匹也嘗考應
賓掌選時黷貨無厭降南禮曹兼營躡南考功又復

謀南璽秩爲御史劉熙祚所劾曾奉嚴旨罷斥然而
鑽刺之術到老彌工好利之迷人言不恤自其再燃
灰燼重握銓衡黃金白鏹不脛而輸高第連楹如翼
斯舞有言陳師泰送銀八千而得蘇州者有言丁煜
送銀六千而得溫州者有言董振秀送銀二千而得
溫州府同者有言夏萬亨送銀三千而加陞藩臬者
有言其縱子及壻招權納賄者有言其遇大選急選
每日於楊中書家對兌銀兩者利之所在恩例副榜
揀擇地方尙可言也考定危疆依舊送監不可言也

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中

四

利之所在前人之推補未幾扣除出缺尙可言也經
手之題註已明兜憑勒索不可言也利之所在任子
之聲價未必皆芳而多獲名郡不可言也亂離之履
歷豈必皆眞而槩合選例胡可言乎利之所在官繼
蘭以郡守計處而超擢憲副不可言也王夢錫以貧
酷拿問而居然憲長胡可言乎更僕而書莫窮其穢
傳之通國咸訾其人嗟嗟設官分職所以牧民今其
存者不過江南數郡甌越諸省數百縣而已餘皆爲
戎馬爭戰之地年有選時有選月有選今皆以官爵

行賂其何瘳之有非錢既不可得官非取之百姓又
不可得錢螻蛄聲聞夜行有虎哀此黔黎牂羊羶首
何物可供子大夫之求者臣恐亂至之無日也而應
賓乃八座雙藤欣意快志朝過太常暮列通政哉以
貨賂言之竊賄爲盜以名器言之盜器爲奸奸盜之
名爲大凶德固當籍貨橐以佐軍需投饕餮以禦魑
魅又烏可司帝命之郵而接夔龍之武乎伏乞皇上
軫念民生芟除官蠹將應賓論賊正罪以爲墨吏之
戒天下幸甚

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中

五

乞引用正人疏

郭貞一

臣惟今天下所求於皇上者甚奢也而其最急者惟
是興師討伐皇上業下詔親征大義所關此卽有辭
以告天下矣臣今日者亦請以師言之易於師之上
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諸葛亮之出師也亦曰親
君子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遠君子親小人此
後漢之所以衰亡夫君子小人於用兵之際似不甚
切而必爲之叮嚀而垂訓者則師之所係猶甚重也
太祖高皇帝開天定鼎豪傑景從當軍師旁午羽檄

飛馳禮陶安於太平聘秦從龍於鎮江徵劉基宋濂
章溢葉琛於東浙故能使非常之士延頸而思猷猷
之倫聞風而附也陛下艱難草昧奮繩祖武徵書蒲
馭相望於途如鄭三俊曾櫻諸老成人各仗廉節禮
誼之風海內並仰陛下親裁手詔遣官敦迎一時人
心歡呼踴躍而緇衣所動干旄所及又有如夏允彝
陳子龍二臣或體用兼全而堪王佐之選或文武齊
備而稱戡亂之英假令木拔道通此二臣者一應皇
上之求有以知中興之不遠也夫人主用人則必用
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中

六

其名譽有益於實者人臣言人亦必言其行事有見
於前者故舉而不當謂之比匪知而不舉謂之蔽賢
二者皆有害於國大損於臣而以臣所真知灼見則
又得數人焉原任吏部尚書徐石麟清標介性統鈞
不阿六忤僉王飄然去國人望所歸無出其右原任
詹事徐沂原任春坊沈延嘉文章經濟冠絕一時惟
懼論思夙抱公輔吳越之間稱爲鳳麟原任工部郎
中葉廷秀剛腸勁氣百折不回好德訟冤之舉不識
小人而爲之近擢銓司先幾之明堅臥不起原任科

臣熊開元袁彭年一當周延儒氣燄薰天之日能批
徑尺之鱗而身幾斃於杖圍一當馬士英權奸炙手
之時願請上方之劍而旋放逐乎江濱語云千人之
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矣凡此數臣其中忠君愛國之
念既足表信著龜而難進易退之風復可儀型僚友
今以海內具瞻之人而興朝纒帛有所未加臣竊恥
之下至新進之臣有清畏人知慈可衆喻如原任嘉
興縣知縣林之蕃者革弊懲奸禁惡有方推恩不費
種種善政難以枚舉無非爲天子惠養元元者鹽臣

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中

七

李挺貪聲素著捏以口舌獲戾游詞不根舉縣冤痛
聞報離任縉紳士民罷市閉關叩闕請留而奸黨疾
之遂從降調夫之蕃所能者無得罪於百姓所不能
者彌縫於上官此賢令也使天下之令皆若之蕃實
心清節則海宇寧不昇平寇盜寧不銷弭耶所宜特
加超擢以風有位也陛下勵精御極無日不以復仇
雪恥爲心凡弓車之往側席之誠天下臣民猶將見
此志也臣故敢舉其所知以抒薦賢爲國之義伏祈
將徐石麟等立賜擢用則賢才輻輳氣象清明矣

條陳屯田保甲疏

郭貞一

臣聞海孤踪備員奔走蒙皇上破格減俸與臣考選赴選之日部擬兵曹又蒙皇上親自遴擢拔置西臺臣何人斯荷主厚恩一至於此然臣滋懼矣居其位而有所不知知之而有所不言則御史責也況今天下何時乎朝廷日苦餉之不足百姓日苦兵之有餘重鎮在淮豫荆襄隱憂在閩粵江浙所謂重鎮在淮豫荆襄者蓋淮豫既當入犯之衝而荆襄又上流必爭之地淮豫不守荆襄不復郊圻封域未可恃也乃

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中

六

兵興餉絀孰不知屯田之宜行然臣觀古來屯田皆自將帥實力修舉故易以成功如漢趙充國唐畢誠宋吳玠等或因所獲以餉兵或歲省度支數百萬國初諸將亦於龍江等處屯田後設各衛所大約以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又有二八四六一九中半等例度諸鎮臣忠義之心非後於充國吳玠也喪亂以來其自米固汝歸之地以及蘄黃湖湘變耰鋤爲戎馬化土田爲滄桑者何限誠以七分之兵防據要害協剿討賊以三分之兵就近汛地修廢墜闢草棘廣治耕

牧亦何至吸髓膏斂民怨咨哉所謂隱憂在閩粵
江浙者民窮走險屢屢見告剽賊聚散莫悉其踪秦
楚前車可爲炯鑑孰不知保甲之宜行夫保甲所以
除暴禁奸惟司民社者平常每視爲迂緩不切迨法
令滋紛盜賊羣起而大事去矣嗟無及矣今欲嚴其
法於京師并宜廣其責於郡縣誠使守令下車竭數
月之勤捐迎送之節先自邑都次及郊畿次及窮鄉
僻壤皆身履其地周知其數凡雜居僑寓倣土斷之
條十家爲甲有甲長十甲爲保有保正籍書而存之

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中

九

其婚冠生養流亡疾歿朔望登報稽註對除則雖不
出門庭而精神已遍於百里矣擇其家可任者練成
義勇一軍以戶口多寡爲準如有不虞之警則調發
之亦何事援將統兵內地騷擾哉抑臣更有請者夫
祖宗幅員之廣直接邊陲會不數年東西失地何止
萬里雍涼代絳阻華嶽而不通齊魯幽燕斷黃河而
未挽皇上應運而興上符列祖然艱難憂患昔日光
景深宮燕閒豈不依然在念夫困然後知憤憤然後
知學顧帝王之學與經生異經生之學不過摘詞章

習訓誥而已帝王之學將以鏡往古之是非驗今時之得失也臣惓惓愚忠尤願皇上經筵之餘與諸臣講論治道求四方水旱災祲盜賊之狀亟圖所以補救者則君德益修而施之事物者無不當天下嗚呼向風恢復之勢可成興隆之治可翹足而俟矣

同六科糾內監疏

郭貞一

臣等於本月十二日接出聖諭一道從來內臣不論太監掌印等俱口稱奴婢不稱臣我太祖二百年之定制今後再有破例口稱臣者定以蔑祖制之法治

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中

二十

之各官行禮戴官帽每日一拜三叩頭止稱曰皇爺萬歲萬萬歲太監一行少監一行監丞一行不許違亂違者重究仍着禮部行文知會戶部司禮監并兩科記着恪遵朝班違者言官指參特諭欽此欽遵聞命之日中外歡呼咸以爲聖明舉動夙絕千古夫諸天象則官者在帝座之西考於周官則閭人守中門之禁其義甚昭戒甚切也高皇帝立法止傳奉灑掃不許識字文皇帝勒碑於門官不過五品嗣反後世委用漸大汪直劉瑾魏璫之輩毒流天下其害有

不可勝言者陛下御極以來徹見亂源獨斤斤於申
掖庭之舊制抗祖法以繩奸卽微細稱謂之間亦必
嚴加愼重蓋所爲謹始防微憂深慮遠之意固自有
在矣數日以來意謂守禮內臣業當確遵明旨不料
猶有違犯者致干雷霆之威訶及臣等古來稱宦官
者不曰內侍則曰內品亦以見長秋前之爲祕密之
地而黃門給事之人非士大夫交通之槩也臣等非
承召對何由身近日月之旁或內殿傳宣或起居顧
問皆非外庭之所得而知卽偶蒙逐隊諸大臣陪鶴

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中

五

馭之末班瞻龍顏之春煦亦遠在陛楯之下聞召則
趨言訖而退臣等能以所聞者爲指參安敢以所不
聞者強爲塞責哉皇上旣明祖制於前而宦官乃蔑
相制於後若其小員也則以司禮治之若其大司禮
也則以三法治之雖貴爲五侯未有不俛首而聽處
分者矣抑臣等實奉職無狀子輿氏曰有言責者不
得其言則去幸及優容之際願乞骸骨以歸躬耕畝
畝以助貢賦不至獲譴將來且又有伐檀之誚斯亦
聖明之所以養廉恥而尊節義也

論

省曹寺監法今繁密論

蘇頌

臣聞在昔帝王之發號出令也必因時而施宜視俗而興化時朴野則濟之以文俗雕僞則示之以質隨變所適使民宜之故能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質文損益百世可知也國家刻五季之弊續有唐之緒累聖創制或革或因其道燦然於是大備仁宗皇帝以承平日久事多因循曠然有改作之志故開廣言路整輯治綱至於先皇帝遂大有爲臺閣之務無所不

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中

三

舉然而事日浸廣法令益繁陛下臨御之初深知其故推原先志稍加裁損數年之間講明備至而法令之繁尚未盡革何以言之先皇帝改定官制本欲憲章百王歸於簡要而奉行之際羣臣不能究宣上旨各務便文事有未詳更復立法積久不已遂致滋章故今日之弊良由關防傷於太密而畫一傷於太煩蓋省臺寺監萬務所萃置長立貳承之以僚屬所以裁處事務助成至治也苟不任職每事立條事務日新欲以有司之文而盡天下之務雖使臯陶執法蕭

何造律勢不能遍况百司所職條目不同而一同之
間又有細務或通於此而礙於彼故有求之人不能
卒曉遂至紛爭或經臺省投牒披訴文移往復虛煩
取會其可行者百無一二徒長奔競無益風教夫關
防密則有司執文重疊問難小或違戾遂格而不行
使有求者抑塞而不舒妄訴者牽制而不斷近者陛
下特軫宸衷將革其弊故丁酉詔書分命近臣細抽
文案看詳點檢內有拘文害事不近人情者許并元
條刪改詔意如此可謂察見事情大慰羣望然而行

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中

三

移彌月取索甚多比至定達上省竟以有礙他條不
能盡如詔書之意誠由關防太密之所致耳拘礙如
此亦可以爲之弊矣誠能少損其文致而濟之以忠
厚則三代循環之政亦不過此臣愚欲望聖慈特詔
近臣遍行取索應省曹寺監用見條制格式仍召集
諸司官吏使之反復詰問看詳定達可刪者刪之可
改者改之擇其要切者著爲新令務從簡易便于施
用其餘令式所不能載者小事則從省曹長官專決
大事則稟于朝廷簿書期會悉付衆寮催督結絕若

官同措置失當及徇私廢公致有赴訴並委臺察糾
案如得實狀其當職官吏次第書罰有涉欺妄亦行
懲責如此則臺閣規模有宏遠之致朝廷法度循簡
易之規矣

同安濬溪論

國朝 徐芬

同邑北連峻山南接大海環城東西二水奔流而滙
於朱紫門外其湟澗洄漩而入於海者不過十里耳
溪多細沙流而填塞水愈淺而海潮不通一逢霖雨
則淹爲澤國西南居民屢苦昏墊而平時又艇舶靠
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中

十四

淺不能入經商挑運貿易維艱濬溪之舉不容緩矣
但濬溪之法論者紛紛或以小船拖沙或以水車滾
泥或從溪心濬深溝通水或惑於填補形勢風水之
說此皆工力浩繁無當於濬溪導川之法者夫水動
物也沙亦動物也沙從山出流溢不窮隨開隨塞隨
填隨滿非如塗泥之堅實不塌也豈能濬之使深而
保永固無傾壞乎且濬溪爲長久計非爲一時計爲
利民而非所以勞民必使用力少而成功多美利溥
而趨事勤基鞏固而景增新斯可耳蓋溪流之浹泊

岸之濬土有沙則下必有泥宜酌其廣狹以松木作
棧檻以竹片爲籬籬填築兩旁障禦流沙使不坍塌
松木入水千年不朽者也籬籬高可六七尺圍可五
六尺實以土石沙泥亦久能堅固者也然後將水中
之沙搬運籬籬所築之內岸分兩旁沙實其間不致
淤流而中間之港可清而深矣大約東堤長可四百
餘丈西堤宜倍其數而餘之堤雖延亘而沙可隨地
取一挑之沙所挖起之處方一尺而所填補之處亦
得方一尺挑運至近用錢一貫而千挑可舉民勤而

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中

五

不至無所所謂肘力少而成功多者此也且如窰頭
窰窰等處防海之澳居民每填築作陶瓦之場樟梓
林櫛寮尾等處有易牛之墟市至如沈湖一帶沙所
堆掩者原皆耕種黍稷地瓜之瘠薄園地又如雙溪
口商人亦編籬作園聚積米貨磚瓦以爲貿易之區
誠使募得隨地之民有好義者出自填補地場或作
工商買賣之墟市不墮不征而民有得地之利則官
之築半而民之築亦半供公之工力得以餬口而供
私之經營用以謀生人焉有不樂於赴公者哉所謂

美利溥而趨事勤者此也且旣築矣松檻籩條之地
便可雜植楊柳芙蓉桃李蘆竹營蒯之類此草木之
性皆臨水而易於發生者他日根所盤結岸亦孔固
而水由兩崖之間自不至潰冒衝突窪凹之虞春夏
之交渾如武陵佳勝矣所謂基鞏固而景增新者此
也昔秦鄭國氏鑿涇水自山中西抵夷口爲渠以溉
禾田漢蜀守李冰鑿離堆山辟暴水之害穿二江以
灌成都渠可舟行亦用灌溉民享其利明帝時王景
治汴渠鑿山開澗疏決壅塞水之流通順其勢之所

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中

三

可爲策其力之所易舉而大利胥興大害胥除地享
其殷饒民賴其衣食賢長吏之父母蒼黎而不惜其
勤瘁者自古在昔先民有作也又豈必劈華山與首
陽而兩之而後河流可通也哉抑又有說焉水以別
民性故山高而水深其地多秀杰之士管子曰齊之
水躁而復故其民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
其民輕果而賊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
貪戾而好事同號銀邑人民富庶文物萃興而今之
所以異乎昔者母亦有故歟易曰山澤通氣夫山川

者氣之通也今有茲濬導之舉行見銅魚可會朱紫
門高溪流潮汐之往來浪漿風帆之上下頌花縣之
勝而成海濱鄒魯之風者不胥藉乎此哉

同邑海防論

國朝 莊光前

同爲海濱之區其形勢居要衝者有三由內港石滄
而南爲嘉禾嶼今所謂廈門是也稍東爲浯洲嶼今
所謂金門是也其閒列島碁布星羅在廈屬者則有
寶珠嶼鼓浪嶼離浦嶼薛浦嶼在金屬者則有大嶼
嶼與小嶼夾嶼白嶼皆前後倚伏左右犄角易爲

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中

三

匿匪藏奸之所俱宜設備他若高浦馬鑾高崎潯尾
五通澳頭劉五店等處亦渡口譏察之要道也沿流
而東則大小擔二嶼大擔而外則爲浯嶼據海疆扼
要北連二浙南按百粵東望澎湖臺灣外通九夷八
蠻風潮之所出入商舶之所往來非重兵以鎮之不
可大抵金廈兩島爲同邑之襟喉而大小擔浯嶼又
兩島之襟喉也自 國初海氛以後漸次除治烽煙
水靖昇平迄今幾於百年又蒙 國家保護之恩固
已人服其德而畏其威永無萑苻竊發矣然而汪洋

之中往往嘯聚三五爲商船患者豈防禦之未盡善哉蓋防之之道自古難也夫海浮天浴日浩乎不知其幾千萬里奸惡爲祟來若鷺集去若風馳則偵探難也又鼓柁海中水郵慣習烏合而聚免脫而散人莫尋其踪則撲滅難也且奸惡之徒無室家之累憑島嶼以爲穴窟乘風波以恣出沒則窮治匪黨難也因其難而防之果何道之從歟計以爲防哨得人保守得地先固其襟喉然後可安其心腹兩島非無哨船往來巡察也然盜衆不自顧其死而船兵各自愛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中

天

其生名曰巡察實則以不遇賊艘爲幸猝而遇之有揚帆而避已耳是以哨船奉行故事只依近港而止而海上商旅棄而不顧斯可謂防哨之得人歟廈門各處汛防不一城寨繕修有加無已無庸借箸已而金門舊城在原金門所高聳臨江日極東南爲備海要地平臺而後以城稍圯移駐總鎮署於後浦夫兵以衛民居金門則一望瞭然賊艘不敢逼境今叢雜甲中未免有巡哨不及之患斯可謂保守之得地歟又如浯嶼孤懸海中抗扼海邊南境實爲捍蔽金門

之衝先是設兵以守明成化間移置廈門沿失至今
議者因有舍門庭守幃幕之喻夫王公設險以守其
國兵不居要猶之無兵若襟喉不固而心腹能安又
未見其有濟也惟是度其地利酌其可否宜移者移
宜築者築宜修者修先據襟喉之要然後各島設防
畫地分守彼此會哨絡繹使廈之兵可會於金金之
兵可會於大小擔浯嶼各戍既使賊無出入之路而
且嚴其勾引斷其嚮導勤者有爵賞怠者有誅罰將
帥嚴于下令士卒樂于爭先則金湯永賴矣

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中

三九

序

官書序

宋 朱 熹

同安縣故有官書一 價無籍記文書官吏傳以相承
不復訾省至某始發視則皆故敝殘脫無復次第獨
視其終篇皆有識焉者曰宣德郎守祕書丞知縣林
姓而名亡矣按縣治壁記及故廟學記林君名瀆字
道源以治平四年爲是縣明年熙寧初元始新廟學
聚圖書是歲戊申距今紹興二十五年乙亥纔八十
有八年不幸遭官師之懈弛更水火盜賊之餘其散

滅而僅存者止是耳而使之與塵埃蟲鼠共敝於故
籍敗篋之間以至于泯泯無餘而後已其亦不仁也
哉因爲之料簡其可讀者凡得六種一百九十一卷
又下書募民間得故藏去者復二種三十六卷更爲
裝裹爲卷五十有三著籍記而善藏之如故加嚴焉
且具刻其卷目次第闕其所亡者揭之使此縣之人
於林君之德尚有攷也而某所聚書因亦附見其後
云

同安官書後序

朱熹

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中

三

紹興二十有五年春正月熹以檄書白事大都督府
廷中已事而言於連帥方公曰熹爲吏同安得兼治
其學事學有師生誦說而經籍弗具學者四來無所
業於其閒願得帥府所有書以歸使學者得肄習焉
公幸哀其愚不以爲不可卽日減省少府用度金錢
屬工官樞以予縣凡九百八十五卷熹與諸生旣受
賜則相與羣議所以斂藏守視出內涼暴之禁戒以
復於公皆報施如意熹竊惟公之舉是賜也蓋將以
幸教此縣之人而非私於熹之請熹乃幸得以菲薄

奉承懼不能稱且無以垂示久遠故敢具刻公所出
教而并敘其指意如此揭之以示縣之父兄子弟與
學官弟子之有秩於典領者使承公志永永不怠此
某之職事也夏四月丁丑具位謹記

裨正書序

宋朱熹

裨正書三卷唐陳昌晦撰凡四十九篇其所校定繕
寫初某被府檄訪境內先賢碑碣事傳悉上之府最
後得此書及墓表於其家表文猥近不足觀然述其
世次爲詳書雜晚唐偶儷之體而時出奇澀殆難以
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中

三

旬讀也相傳浸久又多僞謬無善本可以參校特以
意私定其一二而其不可知者蓋闕焉觀其潔身於
江海上不污世之垢紛次輯舊聞以爲此書雖非有
險竒放絕之行瓌怪偉麗之文然其微辭感厲時有
發明理義之致而切於名教者亦可謂守正循理不
惑之士矣操行之難而姓名曾不少概見於世亦足
悲夫詩之序曰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若昌晦者
可謂近之某因校其書而爲序其意如此後有君子
得以覽云

周禮全書序

宋邱葵

周禮一書周公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之書也後世之君臣每病於難行以何居葉水心謂周禮晚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此後若臣病於難行然則其終不可行乎善乎真西山之言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周公之心何心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以是爲書故能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也歆

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中

三

也綽也安石也無周公之心而欲行之適所以壞之也有能洗滌三壞之腥穢而一以性命道德起天下之公也則是書無不可行矣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爲無功而聖賢微旨終莫之睹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新安之朱氏其所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蘊蓋程張朱氏之學心學也故能得周公之心而是書實賴以明矣今國朝新制以六經取士乃置周官於不用使天下之士習周禮者皆棄而習他經毋乃以冬官之缺爲不全書耶夫冬官未嘗缺

也雜出於五官之中漢儒考古不深遂以考工記補之至我宋淳熙閒臨川俞庭檜始著復古篇新安朱氏一見以爲冬官不亡考索甚當鄭賈以來皆當斂衽退三舍也嘉熙閒東嘉王次默又作周官補遺由是周禮之六官始得爲全書矣蔡承二先生討論之後加以參訂的知冬官錯見於五官中實未嘗亡而人平六典渾然無失欲刊之梓木以廣其傳是亦吾夫子存羊愛禮之意萬一有觀民風者轉而上達使此經得入取士之科而周公之心得暴白於天下後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中

三

世則是區區之願也同志之士則亦思所以贊襄之哉泰定甲子歲冬十一月朔後學清源釣磯邱葵吉甫書時年八十有一

紫陽大同集序

明 林希元

大同集者集朱子簿同時之文也舊版歲久壞爛加以字多訛誤余謂此先賢遺墨不可使片言隻字泯沒嘗攷晦翁全集朱子簿同時與門人許順之輩答問甚多舊集所收僅十之五六余謂此先賢至教不可使一言一句不傳乃取全集參校壞爛者新之訛

誤者正之遺缺者補之其去同之後與諸人翰墨往來者亦集焉從其類也其有異時論學論政及於同安者亦附焉明所自也舊八卷今增至十三卷由是見考亭之學與吾鄉先哲之學焉按朱子年譜於紹興十八年戊辰登進士第二十二年授同安簿二十三年蒞任是時年方二十有四尙在志學之日然其所爲文字已如老成人其教人無非格言至論其與諸生辨疑解惑皆有以發前聖之微旨足爲後學之印正雖其晚年所就會不能大有加於舊庸是見考

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中

三

亭之學其得於天者夙異諸人謂非生而知之不可也許順之王近思柯國材三先生皆吾鄉之先哲受學考亭朱子稱順之天資恬淡無物欲之累然平生學力則無所考近思國材則并其天資而遺之今觀三先生之疑之問不待登拜三公聽其謦欬其天資其學力其造詣已可想像於疑問之間小子後生得以考德而論業孰謂此集無補於先哲與我後人哉書成欲刻之久縣官例拘末文未有遇者學諭拙修李先生每聞予言輒共歎息甲辰春先生適署邑事

予復啓之先生歡然曰吾事也召工刻之未幾而少
尹萬侯令尹郭侯先後至更代靡常事遂中輟居無
何憲使見齋利公行部至觀風弔古延訪考亭之踪
予因告之公乃自以爲功萬侯承之工始告成拙修
曰此書之成可謂有功於前賢後學矣此書之刻先
生之心良亦苦矣弗可無志余乃序次校編翻刻之
故冠於編端庸以俟之君子

觀海堂平平編序

明 蔡復一

取平於水而言天下之至奇者莫海若海也風立之

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中

五

而山雲取之而市異物都之而光怪奇矣而吾所奇
者不存焉鍾美疏惡族鱗介行舟楫成五鹽力之強
以浮地氣之微以平火以信日月以作雷雨吾所謂
奇也乃水之所謂大平也平水德也德以有當用以
用而不窮奇不窮則大大則化其山其市其光怪者
化之餘也化不可知而可知者從能爲水始涔潦之
待涸也未能爲水也故學海而不至有水於此躍而
聲曰吾厭爲水而且必爲海其果能海乎聖言海也
以水觀海其瀾不遠今之驚奇者離水而欲爲海者

也吾友允坤林君獨行其博士言曰平平編讀君之
文指傳於理之所必挾而舌導其中之所欲鳴其機
拓若有餘而於巧常嗇而不敢盡獨繭抽絲而無
雜緒彈丸脫手而無滯勢此不厭爲水而能爲水者
也則惡知無奇之非大奇歟允坤今令浮梁古之令
者精神用於阡陌亭障桑麻樹畜政蓋平平而史以
循吏著循吏之濟民大矣察吏之智疑鬼健吏之惑
疑帝毛舉鷙擊無當而易窮君子弗奇也夫大平之
奇文與政皆然非淨心弗止非精心弗行水清而形
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中

三

物者也允坤以之航浮梁而海乎天下不疑矣允坤
讀書之堂曰觀海而吾與之言海余與允坤皆海上
人也

改建同民安坊爲關勸捐序

林應龍

蓋聞精華融結人傑必藉夫地靈罅漏補苴天巧還
資乎物力同邑三秀峙後雙溪匯前鴻漸雄於東南
蓮華秀於西北固已極山川之勝槩壯疆域之巨觀
矣惟是小盈嶺畔闕其一隅迨至朱子簿同遂手書
同民安三字建坊以障之銀鈎鐵畫彷彿蘭亭快劍

交柯摩挲石鼓維時人文蔚起咸叨過化之新井邑
平康盡識貽謀之遠惟善頌兼之善禱故宜民且復
宜入其驗聿昭厥功匪淺不謂漂搖風雨忽折銅盤
豈沒荆榛幾遷愚叟爰來鬪蟻難求百室之寧時見
吞牛輒逞匹夫之勇先民不作誰爲匡救斯灾前事
可師何不彌縫其闕龍等志切綢繆思殷脩復已將
脩建情由呈請邑尊蒙准議捐定期舉造謹告里人
務期同志願慷慨以從事勿吝一毛當踴躍以赴公
俾成千腋漫云填海敢辭精衛之勞共樂補天早踵
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中

三

媯皇之績將見苞桑盤石年年保我黎民通德鳴阿
戶戶增其餘慶矣是爲序時乾隆戊子端月也

興脩學宮疏濬清城濠銅魚池勸捐序

劉永公

丙辰秋涖任同安旣受事卽恭謁

先師廟黜聖

已漫患矣巡城濠翼然鼎新者爲西北朝元門則邑
紳高以彰依前志改建者也周視河隍頗多湮塞以
爲此猶脩舉缺事未幾而紳士以文廟損壞請捐
脩兼疏城濠清銅魚之地且曰文廟之重建三十

年於茲矣棟宇爲蟻蝕勢將傾圮及今弗圖後恐難
難爲力若銅魚之通塞則又人文興衰所繫自前聞
隆萬閒李邑侯清出得石魚三石珠一建亭臨之扁
曰觀化是秋鄉闈雋者十人其後通塞不一每加清
埋輒有殊常科名云予心違其請曰此義舉又皆關
文教事也科名何足道予之所望又有進焉者夫同
爲紫陽朱子過化之地文教故彬蔚前志所紀理學
勲業彪炳人寰者非一也月異歲遷邇來俗乃頗習
獷悍是非廣興文教無以馴而化之諸人士成茲義
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中 三
舉由是而文教大行士之誦習 先聖者進有以拜
獻 大廷而退能各以其德薰陶鄉黨翼成雅化俾
濱海鄒魯共涵濡於詩書禮樂之澤不其休歟既已
諾所請爲之倡以勸捐者因并書其所望於是與者
爲邑之人士勗焉

碑文

白礁慈濟祖宮碑

宋莊夏

通天下郡邑必有英祠表著方望納民瞻依然威德
所被遠不過一二州近不越境其烈以靈而顯者比

比皆然是惟忠顯英惠侯宅於漳泉之界自紹興辛未距今垂七十年不但是邦家有其像而北逮莆陽長樂劔津南被汀潮以至二廣舉知尊事蓋必有昭晰於冥漠之閒而不可致詰者矣按侯姓吳名本生于太平興國四年不茹葷不受室嘗業醫以全活人爲心按病投藥如矢破的或吸氣噓水以飲病者雖沈痼奇怪叵曉之狀亦就痊愈是以癘者瘍者癰疽者扶兒攜持無日不旁午其門侯無貴賤悉爲眎療人人皆獲所欲去而遠近咸以爲神景祐六年卒于

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中

三九

家聞者追悼感泣爭肖像而敬事之屬虔寇猖獗居民魚驚鳥竄朝暮不相保率請命於侯未幾賊酋喪死民獲奠居於是相與德侯之賜思所以揭虔妥靈歲在辛未肇創祠于是精爽振發民懽趨之水旱疾疫一有款謁如谷受響時梁鄭公當國知其事爲詳適部使者以廟額爲請於是有慈濟之命越慶元乙卯又爲忠顯侯之命開禧二年春夏之交亢陽爲沴鄰境赤地連數百里獨此邦隨禱輒雨歲乃大熟會草竊跳梁浸淫至境上忽有忠顯侯旗幟之異遂洵

懼不敢入一方賴以安全邑人又以其績轉聞于朝
於是有英惠侯之命先是邑人欲增故居之祠而窘
於財一夕有靈泉湧階下甘冽異常飲者宿患冰釋
自是求者益衆百役賴以具舉不數月而成門敞皇
皇堂崇轡轡修廊廣廡是赫是稱旣訖事鄉之秀民
黃炎貽書屬夏以記夏嘗見今樞密曾公言幼年苦
風頭瘍頭幾禿就侯醫輒愈嘉定九年丙子歲右股
赤腫大如脰惟禱於侯不事刀匕之劑未幾日而平
復因念疇昔雙瞳幼翳積久浸劇百藥俱試如水投
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中

罕

石自分已爲廢人適有良醫自言能游針於五輪閒
小有差舛如觸琉璃而倒沆瀣人皆危之賴侯之靈
以迄濟乃今漸還舊明列屬東儲明發執經橫展側
讀粗免敗缺荷侯之休何有終窮故喜書其事且繫
以辭俾鄉人歌而祀之辭曰

相紫帽兮大麓徠英祠兮轟轟雕牖兮紺閭鏤楹兮
炳煜管蕭炳兮飭五音椒蘭郁兮震澹心飛龍駕兮
祥雲舞侯安畱兮慶陰陽蓄流行兮訴無所侯有靈
兮與天語語咨潦兮開雲霧望雲霓兮澤如注眠嬰

疾兮砭劑莫施禱於侯兮旋武而治扶杖款謁兮道
路纍纍侯之濟物兮利害不貲靈胥搖兮朝天車麟
鞞兮馬翩翩珍鏘鳴兮爲輔澤區宇兮何千萬年

重建蘇丞相祠堂碑

明 劉定之

所尚於君子其大端四者焉言有章也行有則也孝
於家也忠於國也然而文章非特榮於見用以不輕
其用爲榮行己非特求於合時以能合於賢爲美子
官繼父非孝也德業足顯揚斯謂之孝相位承主非
忠也進退關盛衰斯謂之忠稽之近古若宋同安蘇

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中

三

公有之公名頌字子容當王安石執政欲擢儉黨李
定公掌外制堅不肯攜辭卒就貶謫可謂文見用而
不輕用焉旣以是忤王而繼王操柄能致士霄漢者
呂惠卿使來告曰公吾鄉丈苟能從吾言便可同升
公笑而不答平生合志者廬陵永叔嘗爲寮曰公處
事精密吾可不復省閱肴山子瞻嘗爲寮曰見公文
德殿爲三舍人之冠陪公迺英殿爲五學士之首雖
陵厲高躅不敢言同而出處大節無甚相異可謂時
不合而合於賢焉公之先君紳遙迹玉堂而公踵武

然公尤操行潔特學問該博蓋頌之獻替踰於其父
瓌軾之波瀾宏於其父洵蘇有宗風子光乃考公豈
不爲孝乎公拜相以元祐壬申夏其罷以明歲癸酉
春踰年而紹聖紀元新法復用羣奸起衆正仆然則
公進焉匡朝寧邦退焉先幾知止公豈不謂忠乎凡
是四者公皆有之可謂君子也昔者紫陽朱文公簿
同安嘗飭公祠廢不復存予見公邑士族裔每問其
遺跡莫能知爲之歎息今其邑貳令永新劉珣器謀
欲重構之珣器由賢良舉明練政務旣修文公舊所
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中

聖

居高士軒乃及茲良可嘉也予爲之記而繫以楚辭
使供祠香火者歌以祀公其辭曰

公昔存兮抱義懷仁攄才華兮邁昌辰居薇垣兮躡
蓬島燦辭命兮星羅蒼旻淹振兮隨時泉屈兮雲升
蟬貂冠兮降龍衣入侍丹宸兮出蔽黃扉萬錢廚兮
百炬火城匪爲侈兮期吾道之可行忽齟齬歸去林
巒優游兮歲云莫完璧無玷珠藏泥兮匪汚神遊太
清兮祠故里奕世雲仍兮企慕豈苗裔兮獨敬恭儀
士林兮近遠清風奠桂壑兮蘭羞鼓統統兮笙幽幽

公來格兮以亨庶有興兮後修

嘉靖癸巳重建蘇魏公祠碑

蘇信

宋太師魏國公頌登慶歷進士初知江寧有神明譽
爲熙寧諫官封還韶頭與宋次道輩聯肩落職時稱
三舍人在元豐講筵日進唐書主臣故事十餘條迨
及元祐入相哲宗反覆弭兵息民議手實告捕非先
帝意銓陞功過引合條格無漏落則以相業聞顧平
時不通呂吉甫鄉里私召神考亟以直道稱之其大
節凜立又若此公旣歿而紫陽朱夫子治同安卽邑

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中

聖

學建祠宇記稱公能爲士君子所難能嘗以公所爲
訊其鄉人且怪泉人往往喜談會宣靖蔡新州呂太
尉事以爲盛者深爲不然觀此則公以正直冠泉南
而祠之遄復于百世也宜哉嘉靖癸巳信奉命巡察
于閩歷泉銀同儒官蘇子潤持譜來言曰先太師潤
顯祖也名在宋紀祠若像在葫蘆山下旣已蕪沒移
主邑庠肩于厥父禮若不以序請更之予按譜蘇出
光州固始自祖益入閩刺漳家泉一傳將軍光誨再
傳知州仲昌三傳學士紳實生公晚以不附呂黨引

去徙潤州葬丹陽其族蔓于閩粵信潮產也何敢謬
尾名德以媿狄青第以宗賢在望仰止高山當與海
內共之亟謀郡推桐鄉譚君鎧君明爽而練於事毅然爲己任遂捐俸而改刼之三旬役就像設其中俾
縣官率其族家子世世祀焉予嘉譚君之義思表先
烈以貽來者乃述史蹟而銘之銘曰蘇自固始遷於
泉里光徽旁礪丞相攸啓慶元登瀛顯于熙寧失其
神譽震臣直聲推刃血邪時稱三聖駁封詔麻於恤
宋社左史有誦轉對元豐漢唐故事日沃四聰迨相
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中

四

聖哲百寮敘職過密邊功深詆手實鄉里丈人不謁
呂門神考亟稱直道自存太子太師歷事四主親則
無黨疏亦不忤正道屹立萬仞絕壁祠于百世圯廢
造輯紫陽文公表記推崇恥談會蔡彼然下風曰予
膺命爰來褒評尾附名德敢媿狄青親賢在廟永薦
不祧式于邦人景行迢迢

文

奉安蘇公祠告先聖文

宋朱熹

故相蘇公領同安人也其道學淵深履行純固天下

學士大夫之所宗仰而邑子後生聞見單淺弗克究知某甚閔焉用告有司請卽學宮歲時奉祀以建遺烈使學者有所興起今已畢事將安厥靈敢以舍菜之禮告於先聖先師之神謹告

行鄉飲告先聖文

朱熹

一昨朝廷舉行鄉飲酒之禮而縣之有司奉行不謹容節謬亂儀矩闕疎甚不足以稱明天子舉遺興禮之意今者賓興有日某謹與諸生考協禮文推闡聖制周旋揖遜一如舊章卽事之初敢以舍菜之禮謹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中

四十五

修虔告

屏斥弟子員告先聖文

朱熹

某不肖昨以布衣諸生推擇爲此縣吏而得參聽其學事而能行寡薄治教不孚所領弟子員有卓雄者林軒者乃爲淫污之行以恩有司某竊自惟身不行道無以淬礪其人使至於此又不能早正刑辟以彈治之則是德刑兩弛而士之不率者終無禁也是敢告於先聖先師請正學則恥以明刑大朴作教刑而一物以收其威固先聖先師學校之政所以遺後世

法也惟先聖先師臨之在上其敢不再拜稽首

奉安蘇公祠文

朱熹

泉人衣冠之盛自國初以至於今其間顯人或至公卿者多矣然而始終大節可考而知則未有若公之盛者也惟公著節於熙寧登庸於元祐而幅巾謝事偃仰婆娑於紹聖元符之間然則公之所自任於進退出處之間者可謂無所苟矣蓋將以比古之所謂大臣者豈獨泉人數公而已哉今以邑人之意祠公于學卽事之始敢布其衷尚饗

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中

四六

奉安蘇公畫像祭文

朱熹

惟公始終一節出入五朝高風聳乎士林盛烈銘于勳府矧茲故邑實仰餘光悵親炙之無從冀瞻依之有地是用肖德儀于廡院建遺烈于學宮營表方將儀圖幸至式瞻精宇爰寓神棲旣協吉於靈辰敢式陳于菲薦尚饗

祭許鍾斗太史文

明 蔡復一

歲之辛丑余郎在京君方獻賦平陰先鳴霧深澤豹風厚起鵬振衣而喜壯我南溟青燈綠酒共敘平生

余眈邁軸君直蓬瀛西風荷芟秋露金莖題書相問
空月盈盈旋因家難廢蓼涕零萬里歸賻惜逝閱榮
未幾何時君亦南征觀濤枚叔消渴長卿閒一過從
倒屣逢迎情崖孤拔辯濤縱橫眎其骨立峯削峻嶒
察其神王隼擊蒼冥塵尾所揮千秋絃誦謂可小損
行當漸平譚猶捫蝨夢忽騎鯨七發無功二豎見陵
雲迷梁苑日落茂陵嗚呼哀哉方君首舉士未知名
既出所業滿坐盡驚羣英失色萬籟收聲銀河垂波
風馭泠泠雲屋天構匠者奚營王唐與瞿我揭前旌
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

中

皆以鉅魁主藝林盟而此趨乘實惟代興云胡文章
而命是憎年不及強定不待成堂老椿萱原悲鶴鴿
別鶴雛鳥何以爲情虛室聞蜩疎幔依螢嗚呼哀哉
君之意氣雄與文并當其必往莫我敢乘至有不可
斷斷引繩閻浮何隘須彌可傾謬收余狂稍許抗衡
同里于島同閑于城相杵尚輟矧在戚朋接訃匍匐
但焉中忤朝榮夕悴感此霑纓修短同盡好醜誰憑
高山大川永藏精靈筆花不死散爲列星壘塊難澆
激爲風霆總幃雖冷汗簡自馨悠悠世態弔客青蠅

廈門祭江文

國朝施琅

欽惟尊神總納百川包括萬匯天地著象鉅靈攸宰
祗奉皇威伐彼有罪利濟安瀾丕赫軍壘翳彼徂
征發江之瀕順茲長道舳艫星陳霞明組練戈甲憐
嶠揚旌海外天討克伸乃奮厥武闕如虓虎除殘
去暴逆勦順撫誓禁妄殺整軍束伍焚香籲天百神
是主肆靖醜孽是用勦絕擒渠獻馘蕩巢掃穴川靜
波恬貺賴靈哲虔申薦告孔惠懌悅謹告

同安縣志卷之二十八終

